

妄

妄

錄

妄妄錄卷三日錄

目錄

鬼舍聯對

鬼胎人

死生定數

緣梯老人

溺鬼喜豆

處州城隍

金瓶梅
卷三
陳十姨

吃銅鬼

鬼差

魚化少女

白燐

錢將軍墳院

鬼公子

撈手

敲柳鬼

補履先生

黑卵

鬼戀故妻

借軀託生

妄妄錄卷三

吳縣蕉圃朱海著

鬼舍聯對

曩歲吳王松太史

雲

與余相遇玉峯重聯舊

雨客窗剪燭曾言其同年某途次登州步月至一小村落見一舍篝燈熒熒懸聯曰半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荒北界身書法黃山谷蒼勁可愛因駐足門外流連賞玩旋出一老

儒拱手與語大悅老儒能詩句多奇崛不凡
自言因貧賣文干犯場弊問軍遇赦不能歸
羈寓於此方論詩歡暢其僕跡至但見主人
獨坐叢葬處痴迷如夢喚醒之乃知遇鬼太
史述誦詩句今惜忘記不知太史所著又草
廬詩話曾載入否

鬼胎人

松江陳甲其母爲收生婦嘗收鬼產天曙舍

宇悉失惟呱呱者在敗塚中因攜歸養之甲
至三五歲猶不能走隣里呼爲鬼胎人及長
甲恥母爲賤業勤讀書每欲仕宦顧質甚鈍
以資爲監生詡詡自得揖讓士夫間遂以爲
宗望適徐方伯恕屏藩之江鼠鑽蠅營託鄉
故致薦於壽昌令爲幕友遂熟讀萬寶全書
東撫西拾惡札套語居然主書臬席令滿州
人惟畱心吏治不以筆墨劣爲怪後值撫軍

誕作稟頌之中有一聯曰汲東海之波流福
難盡罄南山之竹書壽無窮撫軍見之絕倒
迨壽昌令謁見因訊其作稟之友爲誰何修
脯厚薄笑曰難得大手筆寄君幕下將再語
阻以他事及歸令謂撫軍器重之置酒潤筆
且厚其修金同硯者腹誹語刺甲罔知也次
年令因公罷官甲流寓杭州死於清波門客
舍室中後常見鬼一日忽見壁上題詩曰勝

日尋芳清波門
傷花隨柳買紅菱
歸來飽飫燒菱爛
菱角尖兒戳痛人
後署甲名不意甲
於死後更讀千家詩矣

死生定數

商某覆舟於楊子江
攀緣一木將沉將浮間
忽聽水底唱名聲
迨聽唱出商名隱有吏白
此人當死平陽府獄
命釋回遂若有人拉至
岸灘沙上因得生
自懺前愆披緇翼免獄斃

之慘後於紹興郡城募緣適有守制在籍之
某太守晚年獨子患啼疾醫不能治值僧至
門叩募子見之卽啞然笑僧去復啼如故因
招畱之年餘太守起復授平陽強與偕去一
日太守上省僧攜少君出署遊嬉忽遇瘋犬
噬少君死官吏卽以僧繫獄僧恐治其罪自
縊死

緣梯老人

徐彩章

之文

吳人苦積千金晚年築室數楹

爲娛老計壘石種樹頗得幽趣小樓一椽爲
鍊石閣是晨夕所常起居處也後爲子蕩廢
其屋有捕役沈朝宗者以利債十緡展轉侵
剝佔得之秋夜登閣玩月忽見一老緣梯而
上朝宗懼然疑以盜將執之但覺寒風撲面
毛髮盡立十指不能擎一羽蹣跚跌閣下喃喃
言十緡錢住千金屋即半夜始甦從此鍊石

閣塵封之

溺鬼喜豆

蘇州北局前曠地窪爲池旱涸稍窄若遇久
雨水漲滿地淼淼矣池中有溺鬼晦冥之夜
人不敢過一日近池居民家稚子各以蚕豆
炒熟賭歌爲噱負者以豆償忽有一人亦偕
與歌意饒其豆擊腕按節音調淒楚某稚之
母悅其聲給豆換歌但見納豆口中似若咀

嚼而豆乃從腮下落下駭問之卽趨池中沒
比至武林曾見有夫溺於河妻以炒豆爲祭
品散之溺所僉言溺鬼喜食炒蚕豆亦奇

處州城隍

吳縣諸生金月江升病中似若被人控官有
二役押至一公廨立墀下候質見顯者上坐
審讞堂宇深邃吏役山擁音語不甚明了儀
門外先枷十餘人多三四五品頂帶中有素

妄妄錄

卷三

五

識者諱其名傳進各訊供語隨遣出忽又傳處州府進卽見一藍頂蟒服者祇謁案前顯者拍案怒褫其衣頂跪地旋有數吏上前執抱文牘數百卷持秤權之朗聲具報四兩五錢上下爭辨顯者色少霽復有一吏取一牘僅五六頁另權之秤錘卽墮地重若不勝顯者遽出座扶起親具衣冠送出簷下廡間先已喧呼吏卒迎送處州城隍去月江惴惴立

伺良久見有男女十餘輩彷彿相識俱不能
憶姓名敲朴殆遍縲絏而出二役卽令月江
歸從此病漸愈月餘後聞處州太守楊公

成

龍

已逝有妾撫屍而哭額上忽發白光沖幕

而去計月江夢冥司讞問之時卽太守屍放

白光之候客歲晤紹興胡珠來

錫履

並聞其

戚金某向爲太守幕友先太守半年死嘗附
幼女體如生前稽顙家事後忽言楊居停卽

爲處州城隍仍來招我從此不復附女矣

陳十姨

吳人沈維亭少年佻薄祁寒暑雨猶在桑間
濮上壬子春日過郭家園見一少女倚門若
有所思遂神魂飄忽往來巷前後欲乘隙語
私不得便女子竟閉門進至更餘倚門窺伺
忽覺有人曳其後裾驚竄里許復詣之方近
閭閻但聽鶯聲宛轉曰薄幸郎棄舊憐新不

念奴弓鞋踏破耶疎星淡月中把袂審視乃
比鄰陳十姨幼卽偕合客歲十姨嫁米通音
問惶窘謝過極道相思十姨嬌泣不止因告
曰妾蠢夫近充北貨牙長在南濠行中住長
夜孤幃特奔君來一續鴛夢不謂復有意中
人也絕裾而去維亭心熱尾隨之抵一所似
十姨夫家雙扉半掩樓上燈火熒熒長跪求
歡始許解衣共寢雲情雨意曲盡綢繆遽一

轉側身墮桐橋下停泊船上豁如夢醒榜人以爲盜共執之見其身無寸縷羣詰不能答登岸將送汛守官弁始見衣履在橋上後知十姨死已半月矣

吃銅鬼

余戚郭廣雅上舍

祖望

往歲探梅鄧尉遊資

中剔出小錢數百文奚奴攜回置書室坐匠下次日見貫索已斷錢如蛭蛀殘缺欲破銅

屑狼籍地上怪不不解其兄執雅學錄疏

笑曰想有小人來在錢孔中翻觔斗將錢踢壞余謂還是遇著吃銅鬼

鬼差

常州王君仲貧居陋巷半夜聞門外有人刺刺語言爾再往勾王思泉王吉夫一人應聲去旋聽縲紲聲如揖幾人分道來思泉吉夫皆其本宗疑犯罪次日往詢思泉已死吉夫

亦病亟方百計祈禳是夜復聽門外闐闐一人言此非王吉夫我得賄縱放耶啓戶竊視見吉夫含涕立道左遂以門挺力擊二差轉瞬差與吉夫俱不見天明見門挺及手指俱黑如染煤水浣數十遍不少黑走視吉夫知夜來死而復甦矣

魚化少女

蔣淇竹篋與張天師有戚將之江西訪焉路

經常山突有一魚躍入舟中轉瞬化爲少女
白羅衫子五色花綉襖祗曰子往龍虎山請
攜妾去妾負奇冤願訴之也淇竹戰慄不能
言雙齒相鬥良久取茗椀擊之不中女子擲
掄之且言張天師能驅妖魅亦不袒我冤鬼
奈何倚天師戚欺凌我哉吾固知鄙夫俗子
安能憫人冤苦爲之排難解紛耶將去又出
紅帕裹黃金一錠示之曰子能雪我冤願以

獻淇竹時已驚定第欲呼榜人共逐之瘖瘖
不能吐聲因利其金點首而應女子曰如妾
請亦無難者復出一物如蔗糖糕狀而不能
名謂曰子啖此至天師所毋須子一語妾寃
卽能自白矣淇竹益心肯第不審物之可啖
否姑以舌舐之甘爛若蔗酥遂取啖女子卽
投水去方咀嚼未下咽胃反而噦吐出視之
乃狗矢金錠則穢布裏一道士冠布有花綉

彷彿家中物也

白磷

許載瑋逸其名與里居嘗在崑山幕主申韓
時有一獄仇家餽其金將入人罪以洩忿而
宰君甚廉明竟奪雪之躡索庭除下搔首躊
躇計復有以陷之重資即可入橐忽見有白
磷隱約足下良久不滅因私祝曰神將錫我
財耶此間不能啓土如能運之我家請銀光

暫斂異日歸當酬神以拜賜燐光遂移出戶而滅驚喜不寐利有藏金次日卽託故旋里告妻以故妻於是夜適亦見有白光趨床下私自宰牲沽酒備肴鋪具待夜分避家人掘及尺許便見一覆缸甚鉅似可藏銀數萬兩夫妻力剗起忽聽烏烏鬼聲如蛩亂鳴冷風發自缸中冲面寒刺入骨各驚仆家人聞聲驚起見缸中黑蛇數十蜿蜒而出將齧之急

馬鬣蓬科而已

鬼公子

汪近濤潮 吳門布衣好奇愛古苦攻尙書年

六十猶獨居小樓下帷數載尙書之學名噪
士林雖親故往來匆匆書一小劄或命家僮
購魚鹽薪米賬字必從許氏說文市僧視之
茫然家童奔走數十次仍以口授而購得也
嘗爲畢秋帆制軍招致楚中時同幕錢梅溪

詠將應壬子順天試先辭歸里門於其行主人祖餞同幕各陪席近濤舉觴令曰予三宿而出畫王不留行蓋以四書藥名上下貫成而譏梅溪之去耳同坐腹誹其奸亦不作隱刺語惟家九榆明經叔鵠則曰可以止則止當歸梅溪曰老而不死桑寄生近濤愧汗面發頰思復報以語而不得甚啣結之酒散歸舍枯坐無寐忽見二短豎褰簾進曰公子來

扶轂璋夫婦至戶外衆持械逐之蛇散走內
外適其子媳死未殯停棺堂上一蛇以舌撩
棺頃刻鑽一小孔遂入棺內餘蛇唧尾而進
刀砍械擊蛇向棺不退盡入棺後其孔卽滿
載璋從此病夫婦相繼死崑山獄無復以計
陷者冤卽雪

錢將軍瑣院

張石鄰先生有高弟天津孟文煊年少才雋

先生極鍾愛之一日遇孟於路傷酒肆枯坐
凝睇拉與俱行辭不可後見壁上新寫一詩
曰東風翦翦漾春衣信步尋芳信步歸紅映
桃花人一笑綠遮楊柳燕雙飛徘徊曲徑憐
香草惆悵喬林挂落暉記取今朝延佇處酒
樓西畔是柴扉詰其所以始云適見東隣麗
女欲冀再出一覩丰華張大駭曰此錢將軍
墳院荒廢已久安有麗人耶同往跡之惟見

未及詢答一少年鮮衣炫服鞞聲橐橐踵至
似若識爲制軍戚而忘其姓名遂不暇訊少
年拱手卽坐曰今夜月色甚佳聞先生困於
觴政殊不樂敢邀玉於敝齋尙有斗酒不必
謀諸婦也固辭不可遂拉出戶撥花徑折廊
腰抵一小院先有數僕同小優伶三五輩伺
門外方登榻卽命彈唱繁絃聒耳清歌繞梁
几上珍饈羅列金樽玉笋交錯而進少年願

指氣使雖邀客至惟與小僂伶作藝謔語絕
不顧客近濤落寔座上益自色沮神喪起辭
少年曰足下乃桑寄生我當留其勿行也捺
之坐酌以巨斗強飲盡出金豆一囊謂伶曰
若輩歌一曲獻二觥先生盡爾酒許自取金
豆二觥爲賞小伶各噉然應爭獻酒近濤醉
不能飲伶初則跪勸繼而攀肩捺手灌入其
口酒翻襟袖少年笑噓不禁伶益肆無忌憚

以其鬚倒插鼻中指撚作噫涕淚交下而近
濤見黃金粲粲心羨哂饒自言公子曷不使
我獻小伶酒一斗便得金豆少則有數百枚
也方醉不勝而又啣公子訕笑爲桑寄生毡
如針刺又重公子勢炫足恭蹴踏不敢稍吐
氣方懊恨間小伶私以金豆三五枚揣其袖
囑飲一杯近濤利其金勉量復飲他伶竊覘
見亦以豆私納苦量竭飲稍遲伶怒曰我獻

若酒不邀先生賞乃與若金猶不飲作驕態
耶近濤恐少年聞正惶急少年又出金錠擲
伶曰爾以我酒欲邀先生賞獨不知謀窮措
大破家私計左矣今我代與賞先生不飲則
鞭爾背近濤爲其奚落益窘猶幸袖中金豆
公子尙未覺也因又勉飲間巡邏裏夫擊柝
過見近濤危坐溷石上神惘若痴呼之不應
大怪奔告閤者扶歸書室袖中羊屎索索落

地近濤將俯拾衆笑而阻之良久神始清而
其奚奴失所在四處偵尋又得於溷後亦昏
瞶若失衆詢之言見公子拉主人飲因隨伺
門外遂具述前狀近濤所恥告人者皆得之
於奴

麴手

吳桂山

廷棟

江蘇長洲人玉峯歲試舍館陳

某家屋宇湫隘舍後曠地數弓荒塚累累骺

妄妄錄

卷三

五

酷暑露時值炎暑中夜不寐喜北窗涼颼徐來啓牖邀月一室光耀如晝呼童浮瓜沉李間忽見螢火明滅中突有一人隱見草際疑潛宵小吹燈下幃約童避窗後靜以覘之漸聽窗外窸窣聲有白面朱唇挽雙丫髻者探首窺牖良久伸手攫几上瓜皮手未轉動瓜已入口咀嚼有聲臂瘦而長几距窗五六尺僅進一小臂粗若細笋心大怪異驟起執以

嚙之斷臂而去取火亟視乃麤捫一手瓜皮
猶攫指間臂斷處齒跡宛然童子駭問留下
詢未見也

敲梆鬼

庚寅冬吳人忽傳有敲梆鬼夜出遂至巷柵
更夫恒蒙頭終夜睡柵不敢擊有司出巡甘
被笞責余表兄周崙源婦居城東大樹里剛
復不信鬼神事半夜忽聽梆聲幽渺乍前乍

後開戶偵視見微月掩映間有短人負柝相
近驟奪之人卽遽滅而柝乃蘆葦中割一孔
明日巷前後割孔蘆葦散滿地上亦不知其
何自來也從此敲梆鬼遂絕

補履先生

補履先生錢近仁吳之皮墅人隱於皮匠居
半椽屋繩樞甕牖間破書數十卷恒手披不
輟無妻子反局出市上得百文錢卽閉戶謳

詠自適而所縫紉甚堅固與人不爭利望中
識之者必往就補履得升合米是日又閉戶
謳詠矣所談多性理內典之學頗通而不佞
佛輕易不與人言語晚年彭進士尺木

紹升

聞其名訪之不納伺於門兩日始得見畧訊
答便執故業康廉訪

基田

聞而見訪閉戶遁

去以是士林益器重之余嘗於郡廟祭祀方
演劇僕人識補履先生因走謁將有所問卽

指曰且看戲時加官在場緣問看此如何乃
嘖嘖曰吉人之言其辭寡卽荷擔而去後再
訪之拒不見甲寅春晤錢梅溪上舍於杭
州郡齋詢知先生客歲已謝世爲熊廉訪枚
捐貲葬於虎邱許穆堂侍御賓善潘鉄華太
史奕藻集諸當道士林共爲祭作文銘其墓
有欲紀其平生所語足闡發性理機奧者已
成稿惜尙未剗剗耳越數日值周幼清從吳

門來杭因言鄉故涉及先生駭曰月前猶遇之曾倚城闌與立談先生左手持綫右手持錐曰無往不復天之道有施必報人之情善福惡禍之機如針引線皮革之堅針孔旣透無線不引誨詞在耳不意聞於鬼也

黑卵

徐奉初

經

吳縣人初應江寧試有舊雨吳斗

文家居鎮江城內因枉道訪之至則天已霽

暮置酒歡會各道淵懷不覺噓談半夜城門已閉遂止宿焉迨主人陳茵設帳安寢而進輾轉無寐忽聞窗外咕咕聲響畧頃漸近床下榻爲震動幙鈎玎璫若擊方自駭異舉幃俯視見黑物大如巨卵者數十枚纍纍抱於床足披衣欲竄未及抵戶黑卵旋繞左右跬步莫前狂呼有鬼口噤如啞遂取門梃猛捶之如搗敗絮再捶則悞中足指痛不可忍正

窘急間僕人方進茗見黑卵千百撲面飛出
擲杯碎地卵卽鳴鳴作鬼聲而滅

鬼戀故妻

河間曹氏有媼能視鬼其隣某甲年二十七
而死其婦邀媼相伴見甲恒坐院中丁香樹
下或聞婦笑聲兒啼聲兄嫂與婦詬詈聲雖
陽氣逼燥不能近必側耳窗外竊聽懷愴之
色令人見而隕涕後有媒妁來議婦再醮愕

然而驚張手左右顧迨聞議不成稍有喜色
既而媒妁再至與婦及兄嫂往返議聘則奔
走不迭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直視
婦房泫泫兩淚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
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
簷外或倚柱泣或俯首若有思稍聞房內嗽
聲輒從隙私窺營營竟夜媼歎其痴若弗聞
也迨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墻下仍翹首望

媼送婦去見又尾隨至娶者家初爲門尉所阻稽顙哀乞而入匿牆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婦入房從窗窺伺其狀一如裝束奩具時至滅燭就寢尙不去爲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次日媼返至婦家視其孤兒見鬼以婦坐眠處含淚遍撫俄聞兒索母啼趨繞兒走以兩手相搓作無可奈何狀少頃嫂出撻兒一掌便慙足拊心遙作切齒媼見其情不忍遂

不復至其家未知後何如也曹氏爲紀曉嵐
大宗伯先太夫人外家灤陽銷夏錄亦載其
事

借軀託生

某素封放債私質頗事俸剝年六十餘妻妾
旣喪僅一幼子病亟瀕死漏三下有人持錘
賸物怒其寅夜剝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
返虧折數緡錢吾故羅雀掘鼠以副限期素

封慙然念兒死焉用多金悔剝算籍沒之病
民也明日悉舉各家所質田產衣物召而給
之債券亦焚去兒旣死夜半猶撫屍飲泣突
見一人排牆而入識是負欠者某謂曰勿悲
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蒙焚券高
義請爲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
旋愈訪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軀托生也
福建南平諸生姚格亭學信爲余言吁結怨

施恩皆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
續討債兒去還債兒來卽在一身借因結果
善惡之報捷於影響信夫

妄妄錄卷四

目錄

金銀氣

禦盜報德

鬼畏孝子

黑影燃陽

鬼見人爲鬼

蔣鏡齋

永州署中鬼

殺業果報

鬼愁

紅裳女子

魂歸捏像

淫鬼妒妻

果業報應

辟穀方

义袋鬼

負客償驢

鬼來夢中

仙桃草治傷

縊鬼

豆腐羹飯鬼

曹副憲遇鬼

幽歡罹害

擣鬼

妄妄錄 卷四

吳縣蕉圃朱海著

金銀氣

松江馬質園

晉

工書善畫家中落後惟耕耨

筆硯以自存夜行忽遇其亡友某心知爲鬼
素有膽且與友善殊不怖畏詢其所往曰某
沉淪藥滿將往郡隍廟探託生信耳因偕行
忽指一單門圭竇曰此中乃有金銀氣質園

曰何以知之鬼友曰凡人逐羶附臭或詭計
陰謀貪黷聚歛雖千百萬金銀全無輝光但
覺穢氣觸鼻惟躬耕力作不事營求怡然偶
有盈餘僅積三五金卽有白光三五尺人不
能見但鬼神知之耳質園曰然則僕授生徒
芸硯田受餽未散時當亦有焰矣答曰否如
君尸位絳帷竝不以子弟循循善誘博之以
文約之以禮而自作書畫贗款舊人作古董

欺世亦與隸胥商賈輩相等便得千白金止
作一縷黑烟近卽腥臭而已質園聞言沮愧
尋分袂去明日走詣所指金銀氣處詢之乃
一寡婦晨夕紡紵積錢四貫易銀爲孤子將
送其塾師

禦盜報德

乾隆五十年三吳荒疫饑民路斃遍瘞城濠
溽暑淫潦血水流漉李文政連玉捐西郊高

壤百弓爲義塚埋之一夜自鄉催租歸抵城
不及泊舟近其地有盜三五輩登舟祛篋羣
起攻呼盜恐捕獲公然行彈持刀相向方危
急俄聞岸上數百人叫囂詬誶聲羣盜勢孤
狼狽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一人也揣爲義
塚鬼報其德明日酌酒奠謝之

鬼畏孝子

吳中屠者劉四獷悍有膽中年積資數千金

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成佛子日與
諸惡少飲博惡噓無所不爲士林羞與伍也
然事母甚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
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止宿醵酒食以
啖劉四欣然獨往衆恐劉爲鬼困率伏戶外
以護霧色蒼茫月光黯設烏啼鬼叫方其惴
惴戰慄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蓮花落前
往推戶一鬼忽從人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劉

幸子在內故我輩露宿杯酒亦未溫子速歸
條唧唧數聲而去衆更駭牽衣犇返羣鬼相
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溷者滿頭遍插木樨
花而去

黑影撚陽

仙霞嶺爲浙閩交界處山陰胡國佐揖治侍
其季父官於閩行及頭關前天已薄暮忽欲
大便遂擇樹陰解衣野放恍有人在其背後

伸手至前撚其陽具疑有虫蝎連次駢拂之
晷頃撚捻如故漸若有臂在臂上肌膚貼奏
回視之但有黑影一團轉瞬忽不見大駭急
起登輿而行

鬼見人爲鬼

廣東藩叅議高

國棟

四川雅州人客歲遇於

上海通觀察署中言及川之酆都有謂陰陽
界者山中立一石坊如界坊狀俗謂過此卽

陰府也有一人逋債無償追呼窘急欲覓自盡抵陰陽界遂慨然過之行十餘里忽見人煙輻輳市中一官屏吏役奔競聽訟者紛沓內外民舍貿貨熙熙攘攘人有見之者狼狽奔竄隱若訝以爲鬼少頃民舍疾忙掩戶人漸稀少復抵屏前見一官方坐堂鞫訟遙覘之所立吏役各如醉夢欲倒官亦撫案若斲熟墀下跪三五人漸覺偃仰數次各臥地大

異之趨進審視則有數十人競集堂上下先
扶官進內署取次扶吏役犯人去因拉一人
問其故其人卽狂呼有鬼奔角叩地啣啣作
語亦不解方徘徊檐下忽有一女巫集十餘
人鐘饒酒食祭於庭負債者餒甚潛攫一雞
被巫見遽搶之巫又率衆環向而拜啣啣之
詞益繁負債者遂公然飽啖女巫與衆大喜
競出金帛陳几上負債者竟取之絕無見阻

因恃有金復不欲死仍尋舊路歸抵家取視金帛悉紙灰始知彼盡鬼也而鬼見乎人轉目爲鬼特祭禳之亦奇哉

蔣鏡齋

諸生蔣鏡齋

洛

長洲人攻性理侃侃硜硜無

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臨河因隣有少女隔水而居齋窗終歲扃閉雖炎歊鬱蒸不敢圭竇有同學彈破其紙將窺之卽赤頰訶斥年

二十餘病死先是郡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捐資雇夫四處收拾字紙每月朔司事者彙焚之士子畢集拈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文互就正鏡齋每至衆以其迂恒鮮問答有龔浩庭與鏡齋尤不侔恒輕薄侮之鏡齋忿懣期期艾艾不能吐一詞相報衆爲之譁然笑解鏡齋旣死有友在社語及鏡齋爲人雖迂濶不合時宜亦自不爲惡使

人盡如此幽冥當空無間地獄浩庭曰無間地獄正爲此輩設之但據隣有少女終歲閉窻豈自制其邪萌哉安知非其私偶而客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辭神惘若痴吳俗人或遇祟批其頰可以甦醒衆競批之兩臙紅腫良久神情因告人曰忽見蔣鏡齋謂我誣其私隣女力曳去投質文帝再四引咎幸渠卽釋手

若使曳之去性命休矣

永州署中鬼

家竹溪鼎繪圖館就職總裁大臣爲改名聚
客歲同在淳安幕齋曾言昔訪表兄永州太
守王蓬心宸暇嘗踱索署中見旁有小軒三
楹頗幽曠庭植梨花一樹花亦甚繁樹下一
坎積潦成池惜蕪穢不治適有吏在署供職
事遇而詢之曰此坎乃塚穴也昔嘗有崇軒

故無人居前有達太守之內司少年韶秀殊
荷寵愛宿軒中睡必夢羈似有女來交妬冥
想形神頗得樂趣一夜苦熱移榻當窗對月
高臥假寐間彷彿有手探其私處微視之綽
約麗人卽夜常夢遇者喜極樓抱女愧縮引
去內司疑爲婢媵把持不放暱語婉畱遂與
共狎五更始去從此綢繆日久叩其姓字女
曰妾姚氏父亦爲此官年甫十八尙未字人

病悴以死父以妾愛梨花遂瘞樹下因君年
雛貌美宛如璧人私心慕悅不避蒙露褻裳
倘勿以異物中道棄捐更抱泉臺幽恨則白
骨雖枯當紅粧猶昔以爲悅已容也內司款
洽方濃忽聞其爲鬼大怖舉枕猛擊應手滅
去遂裸跣犇喊聲聞太守具以實告卽病驚
狂而死太守因命梨樹下發之果得敗棺殮
一女屍容華不變昇於郭外焚而埋之鬼物

雖寂坎中嘗出大螢光焰如卵竹溪曾以閉
碧紗帳中半夜忽聞鬼哭聲舉帷而起螢卽
破窗去

殺業果報

戊子夏蘇州忽傳有飛虫夜傷人互相驚傷
譙鼓未起家家閉戶兒童見莎雞蚕蛾輒噉
然啼泣旣而畫圖傳視選事者指爲射工以
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媼者寡守妾之遺

腹子時年十歲因見螳螂驚癇而死媼悵恨
日購螳螂搥殺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貯
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媼駭異開籠審視忽
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螳螂冥司以兒好殺虫
蟻傷戕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
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五百劫矣語罷牽衣
大慟媼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首凝視而已

鬼愁

余甥諸生彭琴泉

希汾

讀書葑涇之月聲庵

構文中夜忽聞隔壁咻咻有聲疑童子鼾睡
作響不之異俄而漸覺兩三人喁喁私語以
牆外皆隙地怪之傾耳細聽一秦音者曰比
來腰脊疼甚又苦跌盞今聞朔風霍霍涼蚤
悲嘶西望家鄉愁心寄月不知老妻寒衣成
未兒子輩亦念及我否一杭音者曰此恐大
難得我亦對此風景倍加淒惋因苦飢餒前

夜到家索食三更迫盡見大兒猶擁媳婦比
肩飲酒二兒爛醉歸掩鼻嬌唱剪剪花嘻嘻
哈哈那憶及老頭兒暴棺蔓草長夜含悲方
徘徊忉怛金鈴獬狝大便不認識老主人咆
哮亂吠踉蹌趨山足蹀躞遭囓早間纔結一疤
又一人欬噓良久曰懷妻戀子那禁客思鄉
愁啼餒叫寒況聽秋風重語若僕子立天涯
平生耐得窮滋味還喜將伯助我硯田歲豐

到今寂寞邱墟誰爲布奠雖無妻妾訕我却
羞效齊人之饜昨聞彭生讀江郎恨賦不覺
迴腸欲斷秦音者曰彭生伊伊唔唔絮聒不
耐人煩先生讀書人正可與訂交結文社中
得一名狀元還好做閻羅王駙馬吾輩市井
中捨不得錢財放不下妻子早是孤魂數千
里囊橐蕭條詩云子曰聽來生厭却又觸想
初出門時兒子方八歲讀雲淡風輕近午天

牽我衣袖望歸家時帶一匹青藍布裁褶子
穿今隔二十年想是鬚鬢鬢也生一兩個娃
子一又曰休休便生雞子鴨子怕亦似我家
兒擁老婆吃杯酒呼朋引類花花綠綠自己
快活還望買布做褶子早來檢爾白骨去秦
音者大慟各作勸慰詞含悲帶泣不復清朗
彭生故曠達知爲鬼拍案誦金剛偈曰一切
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觀童子方蒙頭盹几下聞偈驚醒疑主人呼之嗾然應來鬼語遂寂

紅裳女子

歲逢冬月宵小易發各省上司每委員巡夜松江贊郡劉建堂輒試用江蘇時嘗奉委巡蘇州之婁門城內寓接待寺中婁東地故荒僻半夜返寓將近寺門忽見一紅裳女子蹲身牆下疑私奔者飭役偵之遙望役對女子

呆立牆畔久不動手提小燈色如碧燐少頃
忽仆地因率家人自往視之女子忽不見而
役已僵矣知遇祟批頰喚醒乃述曰初近女
子見女白面模糊並無眉目口鼻瞠目審視
寒風撲來砭入肌骨屢欲訶問噤不能出聲
漸漸昏瞶亦不知已之仆地也

魂歸捏像

蘇州虎邱山人有業塑像者爲人捏像鬚眉

妄妄錄

卷四

三

顏色肖於寫真雖親朋隔千里悉可指名之
也有張塑像者技尤精一日夏雨初霽忽有
健僕邀至山塘登一巨舟主人年五十餘自
言王氏字壽楠住天官坊從京師乍歸出酒
肴滿几與之對酌卽命捏像嫌往往塑像多
坐一榻裝於小匣中點綴不佳諭令作小樓
船燈綵旗幟床榻几椅僮僕榜人一切瑣細
器皿無使缺漏許酬五十金翌日遣奴送來

張大喜捏像袖歸次日又想像其僮僕形狀
捏成之三四日迄無送銀至者因進城訪之
果有王氏第宅登門告其故閭者曰吾主人
卒於京師方聞訃幼主奔喪扶櫬去安有此
事因出所捏像眎之閭者駭曰此酷肖吾主
人也因入告主母方悵不能寫真遂如數給
金作樓船點綴之

淫鬼妬妻

松江之泗涇離城五十里有段三侑者修眉媚目無技業年已三十仍售龍陽以溫飽往來郡城住無常址秋日刈穫既畢泗涇農俗醵金演劇爲田畯致喜搭臺曠野每夜三更方散一夜三侑獨往觀劇途中有兩三人同行忽前忽後顧盼不定三侑風流自賞娛光眇視迨至一僻徑有一人並肩走陰捻其手顧月下審視素未謀面因問姓名其人曰歆

子但認我是孔方兄何妨與我去看戲何爲
曳之斜走眇畦頃刻路迷忽見一小戶拉與
俱入從壁厨中取出酒果數楮促膝對飲三
侑初見屋宇湫隘心頗輕之游言浪謔勉強
酬答繼出白羅二疋金鏡一枚與之不覺喜
出望外乘酒逞媚拍腕嬌歌間忽聽屏後一
婦人厲聲詬誅其人跼蹐逡巡奔走內外數
次諄囑三侑勿去坐待更餘詬誅旣息其人

復出勾肩笑語匆匆登榻弛服橫陳歡暢未
已婦人持一木杵突出其人遑遽奔進三倌
方欲披衣逃竄被婦力捺榻上插杵肛門且
以污泥滿塞其口逐於門外亂諍之卽昏暈
而仆良久觀劇人散見三倌裸臥腔溝始救
甦覺肛門大痛亟自摸之乃插一道旁繫羊
小木椿已血流標杵視所與白羅金錠俱摺
紙爲之也徐幼眉聞而笑曰寄語龍陽君白

羅金錠之厚賞固非容易得也

果業報應

大抵生命最重卽禽獸昆虫有靈動者其死莫不有鬼或指爲妖耳吳江民某畜一別哥能人言爲猫所嚙其猫忽亦作人言索命自跳擲死蘇州西園放生池有菟嘗穴墻犇其隣與母菟交遂竊而屠之隣有子年八歲忽病癘作豕鳴三日而死崑山楊少迂好鬥蟋

蜂敗者卽捶殺之一夜聽階下蛩聲清越舉
火搜捕忽有蟋蟀數百攢攢其體撲而不去
大痛疾呼家人超視其實並無一蟋蟀也半
夜發疥瘡遍身數日潰爛而死果業之報雖
昆蟲鳥獸亦有鬼索命文帝陰隲文救蟻中
狀元之選又云舉步常看蟲蟻能不慎之因
憶余童時每惡蚊聚如雷日以松香末燃火
燎之死以萬計恐福祿削盡尙有餘愆今日

潦倒坎壈已從未減殆將何以懺悔

辟穀方

某甲齒積力掙家已巨富猶終歲菜根饘粥一文輕易不用親戚隣里莫逆甚者亦從未見其酒盃飯箸弟死於客其子方弱冠千里奔喪因無盤費以屋賣之乘迫故短其值旬日間促寡婦他徙鄉黨爲之不平年六十餘餓膚如雞皮𦵿𦵿老病或勸其劑一藥若與

仇讐妻子不勝其苦惟望檐頭燕雀聊以解
饒而已甲自顧已憊力作不如少年雖作巨
賈猶督妻子鉏耕針黹擔糞挑柴無片晷息
終不稱意里中畏其盤剝寧拮据不敢債其
半緡斗米以是晝夜計安得辟穀法則陶朱
卓鄭可等而勝之妄想欲痴一日月中刈稻
忽見一人儒冠炒服旁睨而笑旣而望月作
哦咏聲心甚惡之謂腐儒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也。陳念儒者或博覽典籍致富。既有奇書
辟穀定有驗。方因釋農具叩之。儒者曰。家有
幾口。答曰。商夥。工人不計。但夫妻子女四口。
菜羹饘粥。日給尚需幾十文。奈何。儒者曰。商
夥。工人之食。子捫揣已善。親丁四口。第畜犬
四頭。足以了之矣。甲艱然曰。雖我千斯倉萬
斯箱。蓄犬以防宵小計。亦得第犬腹不饜食。
勝於人故。我寧不寐。內外巡邏。代犬之司警。

昔養犬四頭豈不倍家口之需書生可與言
事哉疾趨而去儒者仰天大笑曰來吾特教
子以辟穀方而不受教耶甲曰善但言辟穀
法犬不敢蓄也儒者曰否惟畜犬足以辟穀
子何必飼犬以飯一人之糞足供一犬終日
之飽犬不溺糞乎一犬之屎糞足供一人終
日之飢渴四口之家適需四犬互溺而食釜
餼可以市去矣甲沉思良久亦覺言之謔復

若中其奧儒者大笑入藁莽邱隴而滅甲不以爲見鬼而矜遇仙次日方欲市犬先見道旁犬矢恍然自省曰人棄我取方取之不竭又何必市犬爲且餘人糞灌漑不更日罔利耶卽拾以食之雖臭穢難下咽却耐飢大喜攜筐盛滿而歸告妻子曰此仙傳辟穀丹食可仙去矣妻子見是狗矢呃胃而嘔甲怒鞭之咄咄隕涕曰若輩俗腸肉眼誠佛不可度

之衆生然拔宅升天全家仙去果不易得也

义袋鬼

余先蓮在吳之獅山倪家港墳丁朱

元章家

有破义袋久不盛米棄於壁後一夜

元章起

獨見一鬼極肥而短以袋作帽蹣跚而行疑
爲宵小拉一鉏以柄擊之即不見取火尋視
惟破义袋委地

客債贖

吳人薛端書楷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
關上遇一皂隸繫囚先坐見囚啜泣不止隸
鞭楚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曰此南濠牙
僧吞負客錢盈千累百遁逃時猶在狹斜淫
樂及囑腹黨勒客短折償一二復昂昂走市
上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埒素封誰念
客之履艱涉險撇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
今冥司判爲山東道上驢押之往生又累吾

三才金鑑卷四
間關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
獨無一紙錢餉吾沽杯酒尙淹留不肯去耶
端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

鬼來夢中

前車駕郎中汪秀峯啓淑徽歛人酷愛圖書

自秦漢至元明所製凡金銀銅鉄晶玉瑪瑙
迨於竹木石磁不惜重值廣蒐徧覓大小不
下數萬印皆精美絕倫所印圖書譜自二冊

四冊至十六冊名類不一世甚寶之與余交
頗洽其所藏印章曾得借印其文家素富江
浙間頗多園囿每一所設質庫以供往來遊
憩之資昨歲晤於雲間金沙別墅謂余人之
鍾愛於物真有死且不捨乃出一小玉印示
余方不及一寸刻劉禹錫陋室銘一篇鬼斧
神工不可思議蜜蠟函之復有端溪石厚五
寸闊尺許者作外函不知中藏玉印莫不以

爲巨硯旁刻芙蓉峯人嘯翁余裕昆珍藏隸
書十一字玉色瑩澈如脂未題鐫印姓氏不
能考爲何時物言自早歲購得之夜夢一老
人身如翅鶴面若蒙塵者突進齋中撫摩印
函歎曰物以類聚造物之常以公嗜好此印
亦得知已僕何敢爭但我生死以之誠不捨
耳詢其姓名答余裕昆諱醒甚異之越年過
青陽道旁見一小碣題嘯翁余公墓敗壙中

落葉堆積白骨儼露訪其子孫甚窶貧知嘯
翁果名裕昆爲縣庠生因厚贈其孫且代封
墓作文以祭勸其割愛後亦無異

仙桃草治傷

徽人汪德隆因父被毆重傷奄奄垂斃漏夜
覓醫山路迷徑見道旁茅舍坐一老者遂投
問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藥一包與之曰以
水調服無須醫也詢其何藥云名仙桃草其

草四月間在麥田中蔓生葉綠莖紅實大如
椒形如桃中有一小虫者卽是宜小暑節十
五日內取之先期則虫未生後期則虫飛出
趁未坼採之烘乾研末藏貯磁器一切跌打
損傷服一二錢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
大道乘月歸家服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
至則僅一坵壠並無茆舍遂拜祭墳前而返
是鬼憫其孝歟抑好善濟人至死不變歟

縊鬼

昔歲家南橋廣文

日望

言三原小王村外古

廟有人自縊鄉耆報官雇某甲守尸抵晚甲
攜燈挈酒入廟隣乙欲嚇之持棍從門隙窺
見甲酌酒對尸曰何不請一杯遂自飲繼又
酌曰爾真死耶何不同我飲一杯每酌勸讓
甚殷酒將竭縊者雙手忽起自解其索足已
及地前謂甲曰我便同你吃一杯甲大驚啓

門而逃乙亦懼隨甲奔甲謂縊鬼追逐疾走
至村舍狂抖縊鬼追來衆出視則追者乙也
共語故同至古廟縊者仍懸樑上

豆腐羹飯鬼

吳人譏器小而無大志者爲豆腐羹飯鬼故
祀先不用豆腐距三百里松江人家卽以豆
腐祀土地亦以祀先余昔在華亭王明府應
中幕聞有某甲父死以豆腐爲饗妻忽有鬼

附體大詈曰忤逆子笑我豆腐羹飯鬼耶持
門挺擊之不意松江鬼亦是蘇空頭也

曹副憲遇鬼

上海曹玉田言其叔劍亭副憲錫寶少時偕

同窗赴松江應府試寓一鉅樓其樓下五間
封閉甚固穴窗窺之則停柩纍纍大小不一
合製迥異樞前有書折衝將軍錦衣衛等銜
均非本朝官職心已疑忌入夜方羣坐讀文

忽聞啁啾之聲似數十雞雛循梯厯級而上
須臾滿樓旋繞人足各以拂帚逐之恍若竄
避旋轉無定久之鬼聲始止而人已困頓遂
各就寢副憲尙未成寐燈卽青熒如豆鬼復
循梯而上環繞床前同窗奴僕鼾息四應若
無一聞急起推撼其僕熟睡不應痛嚙之僕
奮身力攫副憲遽呼賊已擒獲速來助縛賴
此驚合爲得然火紛來共相驚詫無以爲

計乃祝翌日祭祀鬼聲魚貫而下乾隆癸酉
副憲北場鄉試夜宿德州屬之某地二更後
披覽迷蒙忽覺卷頭濡有血痕旣而點滴如
雨舉頭仰視間一女斷腿著紅綉弓鞋從承
塵墮下大驚狂叫暈絕心尙明了以爲鬼乞
伸冤祝其倘能蒞斯土自當究雪店主灌醒
看殘肢血跡竟是幻影迨出爲山東糧道駐
德州值

翠華南幸總理差務不遑及回

鑾因誤差被劾改京職向許伸冤竟未暇計
當時又惶遽失措忘詢姓名冤害事無端緒
亦難推鞠用是怛怛五內以爲負鬼誦金剛
經薦度之

幽歡罹害

尤香荇茂才

馬嶽

言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

七聰雋秀麗宛如璧人遇社會觀戲不覺夜

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卽留小坐
流目送盼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男
婉女媚遂相燕好臨行贈以金釧泣囑後勿
再來次日視釧銅青裏滿似出土中憶念不
忘復至其地並無屋宇徘徊尋視突有乩髯
黑鬼批頰詬厲踉蹌奔歸鬼亦隨回以是發
狂譫語吐陳前由父母詣墓設奠埋釧其子
忽瞑目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因無確據僅

鞭責鬻賣今汝還劍可知爲汝所誘此何等
事可以酒食錢帛謝過顛癇兩月竟以不起
吳諺姦近殺鑽穴踰墻之事實以性命相搏
雖幽冥奇遇禍患亦復如是可不慎哉

擣鬼

仁和廬星齋唯善談諧聽余強人說鬼有自
矜胆大福大曾見青胖鬼苦惡鬼齷齪鬼噉
食鬼絡帶鬼莽霸鬼尖酸鬼短命鬼火燒鬼

刀傷鬼急鬼跳鬼啗鬼臭鬼捉鬼弄鬼津津
不已星齋以箸在酒杯空濤問何爲答曰擣

鬼擣鬼蘇杭人
訛夸談之謂

妄妄錄卷四終